

毛詩正義

九
神
正
集

毛詩正義卷第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幽變風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 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作以救亂也毛以爲武王旣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武王崩後

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
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
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
是爲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
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爲
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
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
字則不得爲怡悅也 箋未知至之意 正義曰金縢
云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

鷓鴣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
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貽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
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鷓鴣之詩以
貽王今幽風鷓鴣也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
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
意訓怡爲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
雖不注此序不解尙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
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爲誅管蔡則罪
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
法誅管蔡旣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
當訓貽爲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

此云遺者獻者卑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
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己意欲使遺傳至
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至閔斯 毛以爲周

公旣誅管蔡王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鴟鴞
子者言鴟鴞鴟鴞其意如何乎其意言人已取我子我
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
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
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
來世脩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
不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己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
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爲成王

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爲之詩言鴟鴞之意如何乎言
人旣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
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
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
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
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
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不
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
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爲
辭耳 傳鴟鴞至周室 正義曰鴟鴞鷓鴣釋鳥文舍
人曰鴟鴞一名鷓鴣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鷓

鳩陸機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
窠以麻紘之如刺韞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
人謂之鷦鷯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
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韞雀或曰巧女無能毀
我室者謂鴟鴞之意唯能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
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爲管
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時殺管叔
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 箋重言至由然 正義曰
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竟武王
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
黨卽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

滕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
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如罪也以興爲取象鴟鴞
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滕於名
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
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
滕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
其恩親故未敢是欲誚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心
致使王意欲誚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成王
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爲臣諮請
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爲害事亦可明
未悟故欲誚公旣悟自當喜悅冀王之悟故作此詩是

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爲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爲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 傳恩愛至成王 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爲愛釋言云鞠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鬻爲稚也閔病釋詁文言

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
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
則傳意亦當以勤爲惜 箋鴟鴞至閔之 正義曰箋
亦以此經爲興恩之言殷也以鴟鴞之意殷勤於稚子
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
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爲之辭非實有
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悵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
民金縢注云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斥
王也 迨天至侮子 毛以爲自說作巢至苦言己及
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縣其牖戶乃得成此
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

王業致此王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
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 鄭以爲鴟
鴞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縣其牖戶乃得
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
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之故惜此
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
見其毀損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
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
絕奪意欲怨恨之言鴟鴞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
土地鴟鴞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
勿得誅絕之 傳迨及至桑根 正義曰迨及釋言文

徹卽剝脫之義故爲剝也取彼桑土用爲鳥巢明是桑
根在上剝取其皮故知桑土卽桑根也王肅云鴟鴞及
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縣其戶牖以興周室積
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爲管蔡而作必不
得同鄭爲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
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
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 箋我至至絕奪

正義曰箋以此爲諸臣設請故亦爲興巢下之民將毀
其室故意欲恚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者鴟鴞
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恚怒王也 予手至室家

毛以爲鴟鴞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攢掘其草予所搗

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畜爲予手
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兔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
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兔侵毀之患我先王爲此
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人輕侮稚子弱寡王
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
誅殺也 鄭以爲鴟鴞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
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
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
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己所
以勤勞爲此室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
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由

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
諸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 傳拮据至之難 正義
曰說文云攢持攢搨謂以手爪搨持草也七月傳云亂
爲萑此言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
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租訓始也物之
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瘖病釋詁文經言予口卒
瘖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据言
手予所拮茶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文承二者
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旣言手而口文未見故又言予
口卒瘖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瘖謂盡病若唯口病
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鷓鴣小鳥爲巢以自防故知

求免大鳥之難也 傳謂我未有室家 正義曰傳以

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曰予未有室
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
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
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
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至嘒嘒 毛以爲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
而殺予尾消消而弊手口旣病羽尾殺弊乃有此室巢
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
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爲
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嘒嘒然而恐

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爲凶人所振蕩周室
將毀故周公言己亦嘒嘒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
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 鄭殺弊盡同但所喻者
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
危也又爲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
告急也予維音嘒嘒嘒嘒喻告訴之意也 傳譙譙殺
消消敝 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
之狀故知爲殺弊也定本消消作脩脩也 傳翹翹危
嘒嘒懼 正義曰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
攻堅之巢而爲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嘒嘒然而懼以言
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爲凶人所振蕩則己